

伪满宫廷杂忆

四川人民出版社



K265.61/2

伪满宫廷杂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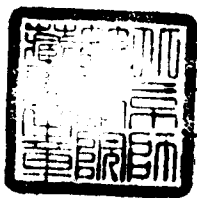
周君适

D-11.66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94671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成都

794671

封面设计、插图：刘明煦

封面题字：陈希仲

伪满宫廷杂忆

周君适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118 千

1981 年 2 月第一版

1981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00 册

书号：11118·57

定价：0.63 元

前 言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末的一个皇帝。在溥仪之后，“皇帝”这个称号便成为历史名词了。这是划时代的一个巨大变革。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以优待皇室为交换条件，迫使清廷交出了政权。因此，溥仪仍深居九重，拥号称尊，长达十三年之久。在这段时期，不仅遗老们依然奉“宣统”年号为“正朔”，而且担任着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也称溥仪为“宣统大皇帝”，这确是旷古未有之奇闻。

一九二四年，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在郑孝胥、罗振玉等人挟持之下，逃到天津，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笼中之鸟。奉系军阀张作霖还向他磕头，直系军阀吴佩孚还向他上表称臣，一些失意的军人政客，外国的政治骗子，都和溥仪有千丝万缕的瓜葛。由于这些因素，使溥仪长期沉醉于“重登九五”的迷梦之中，围绕着他的遗老们亦视他为“奇货可居”。“九一八”事变后，溥仪终于被日本侵略者挟持到了东北，成为伪满洲国的不折不扣的傀儡。

了解溥仪情况的人，将有关史实与轶闻一一记载下来，作为研究历史的参考，是有意义的。

我的岳父陈曾寿是溥仪之妻婉容的师傅，我因为替婉容抄写课本，随从到东北长春，以后又在伪满宫廷内任职，在溥仪身边生活达十二年之久，对溥仪以及清末遗老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

一九四三年，我离开了长春以后，曾经考虑过，把自己的所见所

闻记载下来。但迟迟至今，迄未着笔。现在应四川人民出版社之约，写出这篇杂忆，也可以说是了此宿愿吧。

我和溥仪见面是一九三二年，但是，有关的回忆需要从一九二〇年我十七岁时写起。因为，那时我已经认识了康有为、沈曾植、陈三立、朱孝臧、陈夔龙、胡嗣瑗、冯煦、郑孝胥等人。他们都是清室遗老中的重要人物，有的是戊戌维新的主要角色，有的与庚子事件有关，有的参加过张勋复辟活动，有的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他们茶余酒后闲话之中，我听到了不少轶闻軼事，虽然只是一点一滴，但把它记载下来，多少是与清末民初史实有关的。

我的这篇杂忆，凡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已经写过的，尽可能不再重复，有的虽属同一事件，但由于溥仪所处的地位角度不同，我还是就自己的所见所闻，把它写下来，以便互相对照，有些情况则是溥仪所没有写的，或是在《我的前半生》中散见于各章节，不够系统的，我把它比较系统地写在这里，使之条理化。不过我所了解的也只限于宫门以内，至于宫门以外的情况则了解得太少，还是有局限性的。

为了珍重史实，我所叙述的事实情节，尽量存真，不加虚构。即使有少许绘声绘色之笔，也不过在事实上略加点染而已。因此，我这些回忆，在史实的真实性上是可以对读者负责的。但是，事隔半个世纪，我已迟暮之年，精力衰退，记忆模糊，讹误疏漏之处定然有之，尚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周君适 一九八〇年五月

目 次

	页 码
前 言	1
第一章 我走进了小天地	1
第二章 苍虬阁的座上客	6
第三章 康有为卜居丁家山	11
第四章 断简残篇中的回忆	20
第五章 上海的遗老生活	25
第六章 溥仪离开了紫禁城	37
第七章 静园里的形形色色	45
第八章 旧地重游	52
第九章 土肥原来了	59
第十章 溥仪溜到旅顺	67
第十一章 旅顺一月	71
第十二章 傀儡登场	73
第十三章 如此“共存共荣”	85
第十四章 关门皇帝起居注	94
第十五章 登极大典	101
第十六章 溥仪两次访问日本	103
第十七章 溥仪的家庭	113
第十八章 王公大臣及宗室子弟	120
第十九章 郑孝胥的下场	127
第二十章 “帝室御用挂” 旨网安直	134
第二十一章 《帝位继承法》	133
第二十二章 陈曾寿罢官	141
第二十三章 儿皇帝的末日	143

第一章

我走进了小天地

往往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在脑子里却会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比方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这两句诗，在杜甫的诗集中，并不算是警句，但是，我每每读到它，就会引起遥远而复杂的回忆。

说起来已经事隔六十年了。我十六岁（一九一九年）和湖北浠水陈曾寿的长女邦巽订婚以后，就经常听到老人们摆谈，知道陈曾寿的曾祖父陈沆是一位状元。陈家一门，翰林、进士、举人联翩不断。我的姑祖母是陈沆的孙媳，生下了陈曾寿等兄弟七人。光绪壬寅科乡试，陈曾寿兄弟三人同科中举，而且都名列前十名。陈曾寿连捷中了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请他出任提学使，他不就，卜居杭州西湖。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陈曾寿出任学部侍郎。复辟失败以后，仍回到西湖卖画。他擅长诗词书画，诗名与江西义宁陈三立、福建闽侯陈衍并称“海内三陈”，当时颇有一些名气。我和陈曾寿的长女订婚的次年，他不许我进“洋学堂”，把我接到西湖陈庄随他读书。当我走进陈庄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大门上贴的一副春联：“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这副春联是用红色纸写的，我到陈庄时是夏季，经过半年的风吹雨打，红色已经变成灰黄色了。

陈庄是一座面临湖水的小园林，坐落在苏堤第一桥外小南湖，环境幽美，花木扶疏。陈曾寿的书斋“苍虬阁”里，桌上的

文具纸张摆得很零乱，书架上和矮榻上都是层层叠叠的线装书，墙上挂着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四张像片，还挂着宋徽宗赵佶画的《晴麓横云》和元朝吴镇画的《苍虬图》，“苍虬阁”的名称就是由这幅画而来的（吴镇，字仲圭，又号梅花道人，为元四家之一）。另外就是陈曾寿自己的书画，所署年月都用“宣统”年号。陈曾寿指着曾、胡、左、李的像片说：“这都是本朝的中兴名臣。”他叫我“多看《曾文正公家书》，在这一部书里，为人处世的道理，无所不包。”谈话之中，我问他大门上贴的那副春联，用“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两句杜诗，是什么意思？陈曾寿感慨无量地说：“本朝享国二百六十多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尤其是康、乾两朝一百二十年的承平盛世，奠定了开国规模，真是民安物阜，海晏河清。今上冲龄践祚，天璽聪明。虽然辛亥逊位，但是，根据‘皇室优待条件’，帝号并未取消。这个条件，不仅为全国臣民所共知，而且为欧美列强所公认。……”他谈到这里，沉默了半晌，站起来缓缓地踱着方步说：“‘北极朝廷终不改’，是指的大清气数未终；‘西山寇盗莫相侵’，‘西山’两个字是借用来说射国民党的，……”接着就大骂袁世凯，大骂国民党，越骂越是气愤。

陈曾寿的书房有两间，一间就是“苍虬阁”，还有一间，当门院中横卧一块太湖石，两头向上翘起，象一柄如意，这间书房取名“石如意斋”。从“苍虬阁”的窗户望去，正对苏堤第一桥，桥外是雷峰塔和净慈寺。南屏晚钟在雷峰塔侧面，花港观鱼在第一桥与第二桥之间。陈曾寿悠然自得地说：“西湖十景，我住的这个地方已占有其四了。”他顺口念出“雷峰古拙如老衲，保俶玲珑似美人”两句古诗，并且谈到这两座塔都是五代时期吴越王钱俶修建的。钱俶信奉佛教，他有个妃子姓黄，雷峰塔是为黄妃修建的，所以又名“黄妃塔”。钱俶又为自己修一座塔，取名“保俶

塔”，都是“结善因缘”之意。陈曾寿把他的得意之作《临江仙》词两阕念给我听：

“修得南屏山下住，四时花雨迷濛，溪山幽绝梦谁同。人间闲夕照，销得一雷峰。极目寥天沉雁影，断魂凭证疏钟，淡云来往月朦胧。藕花风不断，三界佛香中。”

“七十二阑红不断，绕廊荷气深深，斜阳无限付沉吟。塔尖双卓笔，堤影一张琴。镜里秋妆看更好，低鬟密簇瑶簪，晚来天色坐中沈。四围飞冷翠，都落玉盘心。”

小南湖对岸有一座山，与陈庄仅一水之隔。陈曾寿指给我看，那就是“九曜山”。明末遗臣张煌言的祠墓就在九曜山脚下。张煌言字玄著，又字苍水，浙江鄞县人，崇祯十五年举人。南明亡后，张辅鲁王监国，继续抗清，转战苏浙间近二十年。失败后，为清兵所擒，不屈而死。临刑时，举目望吴山，长叹说：“好山色！”赋绝命诗两首。《明史》有传，清乾隆四十一年，入祀忠义祠。

陈曾寿略述了张煌言的殉国历史以后，立即带我绕过苏堤第一桥，凭吊张煌言的祠墓。

墓道两侧的“翁仲”大都倒卧在荒烟蔓草之中，祠堂也只剩一片断瓦颓垣，连一个游人都没有。陈曾寿慨叹着说：“西湖有三处忠义的坟墓，岳坟是人所周知的；于忠肃公墓（明代名臣于谦之墓）则知道的人不多；至于张苍水墓，几乎湮没无闻了。……”我们面对这种荒凉景象，惘惘对立。突然，从乱草丛中窜出了一只鹿子，朝着九曜山飞奔而去。

我们回到陈庄，陈曾寿继续为我讲述明朝士大夫的气节，他指着书案上一方古砚说：“这一方古砚是明天启年间赵南星弹劾魏忠贤起奏草用的，因为砚背上有两个‘眼’（端砚有斑点痕谓之眼），一个眼形似月牙，一个眼似星，赵南星把它命名为‘东方未明之砚’，并在砚背刻了几句‘铭’。你瞧，这是非常可珍的古砚，

它是不同于一般骨董的。”我看那砚铭是：“残月晖晖，太白啖啖。鸡三号，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奄。事成策汝功，否则同汝贬。”旁署“梦白居易题”（赵南星字梦白）。正面上端刻“东方未明之砚”六个字。

陈曾寿任监察御史时，曾用此砚起草稿，弹劾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稿尚未定，隆裕太后已颁发了“退位诏书”，因此，这封奏折已来不及上递了。

陈曾寿并不叫我读四书五经，而叫我多读史书，作文章也只出史题，有时也出题作诗或填词。他的诗师法杜甫、李商隐。同时，最推重唐末的韩偓，他画了一幅韩偓像，赞语是：“虎须曾捋，鸾翻终全，身酬雨露，留命符天。”他把自己与溥仪比作韩偓与唐昭宗的关系，把袁世凯比朱全忠。他谈起历史来，无时不流露末代君臣之感。

到陈家不久，我深深敬佩陈曾寿的学识渊博。并且，陈庄这样幽静的环境，确是最适宜于读书的好地方。但是我又感到陈家的规矩太大了，最使我伤脑筋的是磕头。逢年过节，或者是某某生日（包括小孩生日），都要向每位尊长磕头，尊长只略弯弯腰就算还礼，同辈兄弟姐妹也要对磕，直磕得晕头转向。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天陈曾矩（陈曾寿的三弟）的生辰，我去向他拜生，在院子里相遇，我叫了一声“三表叔”，连忙跪下磕头，不防恰恰跪在一摊鸡屎上，糊了一膝盖的鸡屎。本来我从小总是盼望过年过节过生日好耍，但是，在陈家每逢年节，简直是灾难的日子到了。

不仅规矩大，而且忌讳也多。写字要避“圣讳”、“祖讳”。有一次，我写一个“儀”字，陈曾寿沉着脸说：“这个字是今上的‘圣讳’，应该缺末笔。”他拿起笔来写了一个“儀”字，叮嘱我“以后记住，要这样写。”此外，署年月不许用公元或民国字样，要

写“宣统”年号，或写干支，月份写阴历某月；不许说“前清”、“满清”，要称“本朝”。我每次写错了，说滑了口，就碰钉子。日子久了，才慢慢习惯过来。我的曾祖父也是个大官，正门上有“中丞府”扁额，大厅里有御赐“福寿”字，有写着“漕运总督部堂、山东巡抚部院”的高脚灯笼、八抬大轿等等。陈家虽然看不见这些东西，但是繁文末节和严禁触犯的忌讳，却比我家多得多。呆在这个小天地里，连空气都变了。

第二章

苍虬阁的座上客

陈庄的空房间不少，但是空房也不让我住，却指定我在附近蒋庄下榻。这是因为未婚夫妻是不能见面的。蒋庄是一座西式楼房，围绕着杨柳桃花，原名“小万柳堂”，房主廉泉，后来卖给一个回教徒蒋国榜，把廉庄改名蒋庄。蒋国榜住在上海，蒋庄楼上无人，楼下只有一个看守的老人。我住在楼上，下临湖水，面对雷峰塔和苏堤第一桥（映波桥），环境幽静并不亚于陈庄。我每天在蒋庄住读而去陈庄吃饭，陈曾寿经常到蒋庄来查问我的日课。

一个雨后的清晨，我正在房里继续画昨天未完成的一幅山水画。突然走进来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人，向我恭恭敬敬地请了一个安，叫一声“周少爷”，递给我一张大红名帖，上面写着核桃大的“冯煦”两个字，随即走进一个须发如银的清瘦老人。拱手落座以后，老人先开口问：

“周世兄是仁先侍郎的东床么？”

“是。”我有点惶惑不安。

“我和令岳是至好，昨晚才从上海来，就在楼下暂时下榻。”

我不知道来者何人，没有什么话可说。老人含着微笑，站起来看我的画，顺手翻了翻桌上的书，回头赏玩一会窗外的风景，拱手告辞下楼去了。我送走老人以后，看看时钟离午饭时间还远，因急于想打听这个老人是谁，便带上那张大红名帖到了陈庄。刚走进苍虬阁，陈曾寿身边正站着一个女郎，看了我一眼，一闪

身便跑进里屋去了。

“你今天来得这样早？”

陈曾寿含着微笑问。

“……”

我明白了，那个女郎就是她。本来是表兄妹，而且又已订亲，但却不准见面，如此躲躲闪闪的，心里怪不自在。我拿出名帖给陈曾寿瞧，问这个人是谁？刚才来看过我。

“啊，梦老！”

陈曾寿带着尊敬的表情，向我介绍“梦老”的来历：冯煦，字梦华，探花出身，历官至安徽巡抚，系晚清封疆大员，又是一位词人。陈曾寿接着说，“行客拜坐客”是官场的老规矩，他已是八十老人了，还是讲究这个规矩。催我快去回拜，要称老伯，要磕头，不可失礼。我遵命而行，并陪同冯梦华到陈庄拜陈曾寿。

我住蒋庄不久，因为太不方便，陈曾寿还是叫我搬到陈庄来住。

来陈庄的女客之中，有一位关小姐最受尊敬，连我的姑祖母对她也另眼相看。只要关小姐来了，上上下下无不肃然起敬，远非其他亲戚可比。但是关小姐的神情总是冷冰冰的，别人有说有笑，她似乎都不感兴趣，口角偶然流露一丝笑容，立即又收回去了。她的岁数不过四十几岁，脸上已经有不少皱纹，焦黄的皮肤，一点血色都没有，好象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陈曾寿一辈人都称她为大姐，下一辈都称之为大姨，我也跟着这样称呼。我不了解她为什么受到如此的特殊待遇，她的性格为什么如此冷漠，简直类似一个木偶人，在面部几乎找不出任何表情。后来，才从我的表兄口中得知了这位关小姐的身世。

关小姐的父亲关棠，字季华，湖北汉阳人，是一位讲程朱之学的道学先生，系陈曾寿的受业师。关小姐幼年在严命之下许

配了一家书香门第子弟，尚未完婚，未婚夫就夭折了。关棠认为此女既与某家有了婚约，名份已定，应当从一而终。于是选择了一个“吉日”，把女儿穿上一身凤冠霞帔，坐上花轿，送往夫家，怀抱亡夫的灵牌拜完天地以后，脱去“吉服”，披麻带孝，再朝着灵牌磕头。在整个礼节的过程中，拜天地以前是“吉礼”，不许哭；拜完天地之后是“丧礼”，不许不哭。从此便确定了关小姐的身份为“未亡人”，守一辈子活寡。

关小姐的命运就是这样决定了。在外表上她到处受亲友的特殊尊敬，但是内心的苦闷，只有她自己才明白。

苍虬阁中座上客常满，交谊最厚的数胡嗣瑗。自从我搬进陈庄以后，经常见着他。胡嗣瑗，字琴初，又字惜仲，贵州人，癸卯翰林，官京曹。博闻强记，擅长诗词和书法，史学尤为渊博。谈起历史掌故来，娓娓动听。二十几岁就乡试、会试连捷，中了进士。殿试大卷仿褚遂良兼欧阳率更体，阅卷大臣初拟他为一甲第一名(状元)，因十个阅卷大臣意见不一致，只取在二甲第二名(翰林)。胡嗣瑗自恃才华，热心科名，认为“大魁天下”唾手可得，结果未能如愿。他每提到此事，往往引为遗憾。胡嗣瑗通籍后，官翰林院编修，深得清廷重视。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省道尹。江苏督军冯国璋慕他的文名，聘为督军公署秘书长。胡嗣瑗虽然做了民国的官，但不能忘怀于“大清王朝”，与清末遗老往还甚密。张勋复辟，胡嗣瑗与万绳栻分任内阁左右丞(万绳栻，字公禹，张勋的参谋长)。他怂恿冯国璋响应复辟，冯不同意。胡便利用秘书长职权，私下写了一纸电文，以冯国璋的名义发给张勋，表示拥戴溥仪重登九五。复辟失败，冯国璋免了他的官，他便在西湖修建了一所“五峰草堂”隐居起来。五峰草堂与陈庄距离很近，两人诗酒往还，交谊甚密。陈曾寿有赠胡嗣瑗的七律一首：

“孤臣头白醉钧天，莲炬金杯照夜筵。问答玉音犹在耳，凄迷春梦已如烟。肆奸桧贼终遗臭，僭号昌奴岂自全。二十年来家国事，伤心成就一胡铨。”

这首诗里的“莲炬金杯”是引用宋神宗赐苏轼夜宴，命内监撤御前金莲炬送归院的故事，比譬胡嗣瑗受溥仪“恩遇之隆”。“桧贼”指袁世凯，“昌奴”指徐世昌，“胡铨”是把胡嗣瑗比作南宋时期反对秦桧的胡邦衡。从这首诗里完全可以看出陈曾寿是如何推重胡嗣瑗了。他们的诗，从表面看来，是描写风花雪月，而字里行间，随处都抒发着满清遗老的愤懑情怀。

我到杭州的次年（一九二一年），浙江省教育厅长夏敬观发起在杭州附近西溪修建了一所“两浙词人祠”。西溪原有两处僧庵，一名“秋雪庵”，一名“茭芦庵”，这所词人祠，是就秋雪庵原有房屋改建的。宋代把浙江划为浙东、浙西两个部分，总称为“两浙”。词人祠里，凡属唐五代以来的词人原籍两浙和宦游两浙的都可入祠设牌位受享。祠堂落成后，由发起人向全国各地名流分发通知，克期来杭州参加祭典，请当代大词人朱孝臧主祭，并请他撰写一副对联。朱孝臧接到通知，早几天便来到杭州，在陈庄下榻。谈到写对联的事，朱孝臧念着唐温庭筠过陈琳墓“词客有灵应识我”的一句诗，想不起现成的句子作为集句对联。陈曾寿以宋文与可赠苏东坡出守杭州的诗句“西湖虽好莫题诗”属对，恰好是天然巧对。举行祭典的那一天，朱孝臧、胡嗣瑗、陈曾寿带着我同乘夏敬观的小汽艇泛西溪去词人祠。西溪是一个狭而长的溪流，时值深秋季节，芦花似雪，丹枫如染，一路看不尽的清秋景色。两浙词人祠的正门上，贴着朱孝臧写的“词客有灵”对联。大殿神龛里密密层层牌位，居中的牌位是白居易。参加祭典的人陆陆续续地到来，其中有遗老，也有文人墨客；有民国官吏，也有既是民国官吏，又是满清官员的后裔，兼着两重身份的人，

如浙江省厅长左兰荪是左宗棠之荪，陶叔惠是陶文毅之孙。在这一次祭典中，我见到的遗老有陈三立、吴士鉴、袁思亮、余肇康、王乃征、……有的遗老我不认识，也数不清。胡嗣瑗连连赞叹着“胜友如云，高朋满座。”

这确是一次遗老大聚会。朱孝臧、陈曾寿都有词记其事。

第三章

康有为卜居丁家山

西湖由于有白堤和苏堤的十字形间隔，分为外湖、里湖、北湖和小南湖。苏堤第一桥通小南湖，第二桥通里湖，里湖边有一座山，旧名一天山，后改名丁家山。一九二一年(辛酉)，康有为在丁家山巅修建了一所庄园，取名“一天园”，距离小南湖陈庄甚近。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中心人物，是举世闻名的。一天园建成以后，他写了一篇《一天园记》，详细叙述这个庄园的内容和环境。全文篇幅很长，节录如下：

“园在杭之西湖丁家山。山旧名一天山，吾以名吾园。以南高、九曜、玉皇、凤凰、紫金、紫阳、吴山为左垣；以天竺、灵隐、北高、秦亭、栖霞、葛岭为右墙。……杭城井闾，楼观万家，烟树点画，察可为前列之书册鼎彝者，吾一天园也。……自南高峰叠嶂蜿蜒下突入西湖为半岛而俯饮湖波者，一天山也。……下有荷塘五六，凡三十亩有余，吾一天园之封域也。自里湖之幽，对苏堤春晓之桥，为吾园之湖疆，可泊舟而登大陆，则初入吾园境也。……风波晴雨百变也。杂植桃柳梅杏，异花珍草，临云中崖之绝壁也。……吾乃引湖水为水管灌之，水上喷溢若在石岩出，洒藤萝上，沫珠涎玉杂然下者如雾，可导以浇花作浴池也。……三潭印月角立水中与天云波光烟影相荡也。……尽揽而兼收，避地避世，惟作天游登此园也。……此化人之寤歌独乐，此四时佳兴之与人同者也。是园经始于庚申之春，告成于辛酉之